

综述·评介

●卿家康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门学科的建构,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理论背景之下,也必然要以相应的理论作为纲领和依据;一门学科的发展,则有赖于学科理论起点的确定和理论根基的寻找。由于理论基础在各学科及其理论中具有基石意义,并对各学科整体起到统摄、指导和定向的作用,因而,它总是受到理论家的关注。

当图书馆学家终于明确地意识到图书馆学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便开始了艰难的理论基础探寻之路。

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的重大欠缺

图书馆学研究从来不曾脱离一定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明确提出理论基础问题,并自觉地去探寻、追索,却是 20 世纪初伴随着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而来的。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欧美到苏联、中国,各国学者都曾在这一领域留下探索的足迹。尤其是我国的图书馆学界,在 80 年代空前的图书馆学理论热中,仅从 1982~1987 年所发专论就在 40 篇以上。回首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谢拉 (J. H. Shera) 的“社会认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布鲁克斯 (B. C. Brookes) 的“知识基础论”、杜定友的“三位一体”理论、彭修义的“知识唯物论”、周文骏的“情报交流论”、宓浩的“知识交流论”、况能富的“文献信息论”、张冰的“第二中介论”、宋继忠的“文献传播论”等作者认为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学说;也可以看到卡尔施泰特

(P. Karstedt) 的“图书馆社会学”、米哈依诺夫和奥尔 (J. M. Orr) 的“交流系统论”、聂德基 (J. Z. Nitecki) 的“图书馆学根喻理论” (a Root-Metaphor Theory in Library Science)^[1]、赵红州的“中介世界”思想^[2]、吕斌的“中介交流论”^[3]等被人们看作是理论基础的成果;我们还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列主义的文化、教育学说、列宁的图书馆思想、波普尔 (K. Popper) 的“世界 3”理论,以及文化学说、信息科学、知识学说、传播学等。所有这些都被赋予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意义。

然而,我们又不无遗憾地说,过去的理论基础研究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对“理论基础”本身的认识十分欠缺。我们难以找到图书馆学家对“理论基础”的全面阐述,以至现在也说不清“理论基础”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因为这样,多样的理论基础建构、主张间难以对话,在多种建构与主张面前,人们无从选择。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在作为理论基础的学说寻找、建构过程中,表现出了随意性、盲目性和简单化倾向。

二. 对“理论基础”的两种理解

什么是理论基础?目前无现成的定义可以援引。为了弄清楚它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方面,是从字典、辞书中去查线索,通过字面的解释来求得一般的认识;另一方面,应该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史中去找答案,看看事实上人们究竟

是如何理解的，由此达到对它的具体把握。

翻检字典、辞书，只有《辞海》的解释尚有意义。它说：基础，“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如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基础知识。”^{〔4〕}从字面上理解，“理论基础”就是理论及学科发展的根本或起点。无怪有人把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叫做理论“根基”、“基点”或“基石”。由此略加发挥，说理论基础就是作为一门学科生长、发展根基、起点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

事实上人们对理论基础又是如何具体理解的呢？回顾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什么的具体限定，不难发现，人们对“理论基础”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理解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专指对以之为基础的图书馆学（即“对象学科”）有决定意义的某种外部思想、理论或学说。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又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这是一种哲学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波普尔的“世界3”学说。在他们看来，哲学对世界作最高层次的抽象、概括，只有它才能为图书馆学提供对学科发展起根本作用的认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5〕}；只有它“能统摄图书馆学中的所有分支学科，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体系”^{〔6〕}。显然，这个阵营强调作为理论基础的东西应该是对图书馆学起根本作用的。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图书馆学这样一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对本学科起直接作用的某种独特的学说、思想。所谓“独特”，是说它不是一门早已成立的、只对图书馆学起间接作用的学科，而是新创立的、与图书馆学紧密相关，并对它有直接的支持作用的学说、理论，如“社会认识论”、“知识唯物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第二中介论”等。谢拉称它是图书馆学的“母体学科（Parent-Discipline）”^{〔7〕}，我们称它为图书馆学的紧邻的上位学科，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母体学科”跟脱胎于它的“子代学

科”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上位学科在研究的对象领域、范畴体系上对直接隶属于它的下位学科存在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因而，作为因为站得比较高便能更清楚、更深刻地揭示对象整体及其局部的本质的学科，比之远离对象学科的哲学，必然能够对对象学科提供更为直接、具体的理论支持。

可见，狭义地理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专指对图书馆学起最根本作用的哲学，或直接地对图书馆学发挥具体作用的母体学科或称上位学科。

广义的理解则认为，凡是对对象学科具有较全面、深刻影响的理论、学说，都在理论基础的范畴之内。这样，充当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就不只是哲学或母体学科、上位学科，它的内容构成具有多样性。周旭海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息科学、数学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8〕}。他又说：“现代自然科学新的科学原理、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为现代图书馆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9〕}这就明白地反映了他对理论基础的广义性理解和对理论基础内容多样化的认识。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把“为图书馆学这幢大厦提供基石，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提供总的方法论和观点”的那些学科称作理论基础，并说它包括哲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社会学等等^{〔10〕}；于鸣镝也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包含多样内容的层次性体系^{〔11〕}，都反映了同样的认识。台湾学者高锦雪也是从广义上理解这一问题的。她说：“当人们提到‘理论基础’（Theoretic Foundations）之时，却常指的是运用早已成立的学理，尤其是本行以外的学科理论，以支持、辨析、剖析引导某些行为表现或行业实务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种成果通常是力求客观、多方攀延的，难有‘一言以蔽之’的‘神来之笔’。”^{〔12〕}她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她说明“图书馆哲学”中的“哲学”是一个广义词的一

段文字中:“或许说:我们需要建立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更能表达我们在‘哲学’之外,还有借助于教育、心理、社会、企管、传播等各种新旧学说的必要”^{〔13〕}。言下之意,除哲学学科以外,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种学说在内的。

应该说,“理论基础”的字面解释是一般化的,它只给人们的具体把握提供一个总的原则与方向;上述图书馆学家的认识则实现了具体把握。虽然对严格程度的把握并不一致,却都不与字面含义相违,因而,从字面上看,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

三. 理论基础、理论来源与基础理论

一种思想、学说之所以被当作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其依据在于它对对象学科的意义、作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本义上的“基础”之功用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本义的“基础”是指建筑物的根基和柱石,根基、柱石对于立于其上的建筑物来说,始终对其整体起着定点负重和支撑的作用。相应地,理论基础也对对象学科的发展起到确定理论起点的作用,并始终对学科整体提供宏观指导和理论支持。具体说来,这种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深刻地揭示研究对象类现象的本质,并正确地反映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第二,正确地指引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与方向,为对象学科奠定认识论基础;第三,有效地指导科学研究全过程。唯物辩证法之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哲学之于一切科学,社会学之于一切社会科学,环境资源观之于环境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基础”要发挥如此功用,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就哲学和前面所说的广义理论基础而言,因为它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对象学科,一方面又影响着作为理论基础的其它学科,尤其是“独特学说”,所以,它应该具有科学

性、成熟性、公认性、高层次性和与对象学科的对应性。这里,尤其要注意“对应性”。因为理论基础对对象学科的作用是整体的、全面的和根本的,所以,它与对象学科的关系便不能是“擦边”式的关系,而应该是全面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概念之间要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如包容关系、重合关系和较大部分的交叉关系等。

就“独特学说”来说,最关键的是它一定要是紧邻对象学科的上位学科,即处于母体学科的位置。具体说来,它应该是关于图书馆类现象的学说,可以简称“类现象学说”。如果隔了几个层次,成了对象学科的“奶奶”甚至“祖奶奶”,便失去了独特性。当然,它必须具备科学性。然而,却不一定要早已成立的成熟科学,只要是有体系的学说就行。因为,作为对象学科严格逻辑意义上的紧邻的上位学科,科学体系中常常是空缺的,有待人们运用现存学科的原理、方法去作独特的创建。事实上,这种学说往往是在对象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对象学科的需要而产生的。

概括起来,要建立一个学科整体,并指明理论、学科发展的必然途径和正确方向,作为基础的东西就一定要具有科学性和同对象学科关联的本质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对象学科作用的决定性。基于此,理论基础便同理论来源区分开来了。凡是能够提供理论参考、借鉴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理论来源。这里,不管它的作用大小,只要能够提供一个概念、一条术语、一种方法、一个思想启发;甚至也不计较它在整体上的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只要有其合理可用的成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析地以它们为理论根基或起点,而是批判地继承。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不能成立。我们一定要注意理论基

础与理论来源、理论参考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把只能作为理论来源的东西当作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如“世界3”理论），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甚至有把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引上歧路的危险。

由此联想到，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的区分，这是应该改变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指在总结丰富的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对图书馆表象进行整体、宏观的抽象与概括，以发掘其本质，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并建构图书馆学的体系。基础理论的形成是由表象到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理论基础则是从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更大、更高的对象范围入手，对图书馆活动所体现的本质现象（即“类现象”）的更高层次的抽象认识。因而，基础理论立足于图书馆，而理论基础则站在比图书馆更高的本质现象之上；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体系的构成成分，而理论基础则要在图书馆学之外去寻找；基础理论是较低层次的揭示性理论，理论基础则是高层次的批判性理论；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则是包括基础理论在内的图书馆学整体的根基。假如认识不到它们的区别，把两者混为一谈，则容易使我们的研究产生基础理论不象基础理论、理论基础不似理论基础的“三不象”产品，最终，基础理论脱离图书馆的实际，理论基础又不能指导图书馆学的整体，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四.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一个层次体系

首先，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多门学科，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理论基础”作广义理解。对“理论基础”的狭义理解，强调基础要有较大的作用，这是合理的。然而，将这一点极端化，认为理论基础只能是独一无二的某个学说，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

如果认为理论基础只是某种哲学（“唯哲学论”），显然简单化了。恩格斯说，一切自

然科学家都要受哲学的支配。其实，社会科学家同样如此。哲学确实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总的认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但是，对于具体科学，哲学的指导往往要经过很多学科作中介，如科学方法论、逻辑学等通用科学和某些专门科学。假如没有它们的居间联系，哲学的作用势必大大削弱。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唯哲学论”站不住脚。另外，科学理论除方法要素以外，还有基本理论要素和基本材料要素。对于具体科学，那些与它存在直接关联的科学常常比之哲学能够同时从这三方面提供更多、更直接的理论支持。就人类建立起如此各不相同的众多学科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具体科学的理论支持除哲学以外，还有各自独特的途径。但如果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只是“类现象学说”，而把哲学排除在外，显然也是不对的。

我们说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多门学科，其依据至少还在于：

（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必须寻求广泛的理论支持；

（二）图书馆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从一切可能提供帮助的学科汲取营养；

（三）现代科学的综合化趋势大大加强了各学科间的联系，也造就了一批可以作为所有学科或很多学科共同基础的横断性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学科都没有理由拒绝多方理论支持。

其次，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层次体系。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多门学科，它们都程度不同地直接作用于图书馆学。同时，它们又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以内在的联系结合为一个层次体系，并以体系的形式共同支撑起图书馆学的理论大厦。我们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体系，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

（一）主要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关，人类

创造的所有学科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存在一种建立在对象相关等内在关系基础之上的层次结构。顺着这个结构,科学体系内部发生经常的学科间的相互作用。相应地,体系中的每一门具体学科与其它学科间的关系与作用因为亲疏或大小的不同,也形成有层次的体系。理论基础实质上是学科间关系和作用的集中表现,它同样应该是一个层次体系。

(二)“基础”的本义告诉我们,基础通常是深基础与浅基础结成的层次性整体,理论基础也不例外。

再次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体系的构成。我们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体系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说、社会学、信息科学、知识学、传播学和“类现象学说”等要素构成。

所有科学首先必须得到哲学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图书馆学只有自觉地置于它的指导之下,才能找到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把握好学科发展的大方向。

文献是文化最可靠的基本载体,收集、整序、传播文献的图书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机关。图书馆既是文化的基本内容,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深深扎根于以文化的整体为对象的文化学说之中。在所有的文化学说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教育学说,特别是列宁的图书馆思想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尤其应该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南。

在哲学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科学,为图书馆学确立了信息、信息传播这样新的理论起点,也为在这个起点上建立图书馆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的普遍原理与方法。因而,这门科学问世不久就引起图书馆学家的高度关注,并被当作我们学科的理论基础。

当人们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图书馆的本质

的时候,普遍发觉知识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要弄清楚图书馆与知识的关系,就必须求助于知识学。

如果从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来考察,图书馆活动其实是借助于文献进行的信息、知识的传播活动。传播、沟通是人类的本质性行为,是社会的粘接剂。把图书馆活动视作传播,就把图书馆与人类的本性、与社会的基本构成联系在一起,从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图书馆的本质。这就是传播学给我们的思路。在谢拉、奥尔和米哈依诺夫那里,传播(也译作“通信”、“交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本范畴;高锦雪称传播学和知识论同为图书馆学的主要知识背景^[14];我国大陆近年也普遍从“传播”的角度来构造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必须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产生、发展;它又是社会的构件,参与社会的运转。寻找图书馆的运动规律,从图书馆与社会的联系这个角度来考察,是最基本的途径。图书馆学象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根植于社会学的土壤之上。

以上学科共同构成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深层部分。这个深层基础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层次则由文化学说、社会学、信息科学、知识学与传播学等组成。科学体系学告诉我们,第一层次指导、制约着第二层次的所有学科,第二层次则以使哲学具体化的形式传递着哲学对图书馆学的作用。然而,因为学科逻辑联系上的间接性,所有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要最终融合在图书馆学之中,还需要有一个“最终中介”;更何况,这么多彼此独立的学科如果不以“合力”的形式共同作用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恐怕将成为拼盘式的学科。所以,我们还要寻找作为“最终中介”、“合力”的浅基础。能充其任的,只有针对图书馆学的具体实际,在综合地运用上述所有学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类现象学说”。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的最终解决, 取决于作为浅基础的“类现象学说”的建构。在此之前, 因为不能准确地把握深基础中各学说、学科与图书馆学作用的机制, 在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时候, 既容易出现生搬硬套、做表面文章的现象, 又可能使图书馆学体系多元而不互补。因此, 理论基础建设的方向是寻找独特学说。可喜的是, 对于“类现象学说”, 人们已经提出了多种构想。我想, 待以时日, 这个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

参考文献

- 1 J. Z. Nitecki, An Idea of Librarianship: An Outline for a Root-Metaphor Theory in Library Scienc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Philosophy & Comparative Librarianship Vol. 16(Winter 1981)P. 106~120
- 2 赵红州. 科学能力学引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41~48
- 3 吕斌. 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图书馆——中介交流论.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7
- 4 辞海.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版缩印本. 538
- 5 沈继武. 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图

书情报知识, 1985, (1)

- 6 蔡公天, 李耀彬. 试论图书馆学新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刊, 1983, (2)

- 7 Egan, Margaret and Jesse, H. Shera.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 Library Quarterly Vol. 22 (April 1952) P. 125~137

- 8 论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图书馆学研究, 1984, (6)

- 9 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再论现代图书馆学的演进. 图书情报知识, 1985, (1)

- 10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53

- 11 再谈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层次性. 图书馆学研究, 1987, (1)

- 12 高锦雪. 图书馆哲学. 台湾: 书棚出版社, 111

- 13 同 12: 14

- 14 同 12: 119

卿家康 笔名康娜, 1984 年毕业于武大图书馆学系, 1986 年获武大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现为武大图书情报学院讲师。发表论文 40 余篇, 出版专著 1 种。通讯地址: 武昌珞珈山, 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 1992-09-23, 编发者: 徐 苇)

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者举行笔谈

继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者共同出席学术会议和台湾学者组团来大陆访问、参观之后, 最近天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杂志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半年刊经过双方努力, 共同组织了以“如何促进海峡两岸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和交流”为题的笔谈会。两岸著名学者及图书馆专家王振鹄、沈宝环、胡述兆、卢荷生、张鼎钟、林美和、胡欧兰、黄士雄、陈誉、彭斐章、周文骏、庄守经、冯承柏、王振鸣、黄俊贵、辛希孟、孔宪楷以及由台赴美的李志钟、周宁森、何光国等就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渊源、当前现状及今后如何合作、交流等问题撰文笔谈。此举不仅在中国图书馆界专刊中是为首创, 而且也是今后双方合作促进两岸学者交流乃至联络海外华人图书资讯界学者的良好开端。尤其令人钦佩的是皮高品、顾廷龙、严文郁三位老先生, 耆年硕德, 或题词, 或撰文, 为这次笔谈增辉不少。

这次活动, 预料会引起两岸图书馆学界的关注和反响, 两刊都希望为促进中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继续合作。正象台湾《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杂志为笔谈会而撰写的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 “由于篇幅及截稿时间所限, 没有能够更为广泛地邀请图书资讯界的先进与同道们惠赐稿件, 但是我们希望以这次笔谈征文作为契机, 藉此激发各方面人士对这一主题的研讨兴趣, 能就个人所见及研究心得源源惠稿, 共同为发展中华民族的图书馆事业而努力”。

(康 军)

t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to get it onto the scientific track. The nature of man-made science makes library science become a strong action-oriented subject and a subject of strong technicality. The great part the technical progress play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developing library science. ref. 4

Library science—Theories

Man-made science—Applications

G250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 Liu Xishen.—31~38

The econo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s must be taken as the prerequisi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Every time when a change of these undertakings has taken place, there is both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and a challenge given to it. At present, to emancipate the mind, to enliven the management and to develop the third industry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ref. 8

Library undertakings—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Library work—The third industry

G259.2

A Exploration on the Service Type of Specialized Integration of the Library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Li Xi.—39~41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imitate the teaching system to set up the vocational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It blends cataloging, collecting, loaning and consult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ies of the internal vocational work and the service work.

The librarie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y—the vocational departments

G251.2

Some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t / Qing Jiakang.—42~47

Less attention was paid to differentiating theoretical basis from basic theory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with the result that a tendency of arbitrary nature, blindness and simplification was shown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udy made for theoretical basi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refers to abstracting and generalized entirely and macroscopically the library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explore its essence, probe into its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lastly, build th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rich library practi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however, starting with the greater and higher object coverage including the library itself, is an abstract recognition of higher level of the essential phenomenon embodied by the library activities. In many ways, the paper goes deep into and in detail the theoretical basis. ref. 14

Library science—Theoretical basis

Library science—Reviews

G250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and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Zhu Jianliang.—48~53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library itself, so to speak explicitly. Take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for an organic whole and search after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m and their contacts with the exter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library'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will be able to find out. ref. 10

Library science—Objects of studies